

重读抗战家书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重读抗战家书，重温革命志士在一封封家书中寄寓的家国情怀、记述的难忘历史，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，也是接受革命精神的深刻洗礼。

在众多的抗战家书中，彭雪枫于1942年12月3日写给妻子林颖的信，十分特别。8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重读这封家书，仍让人有非同寻常的感受。

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的彭雪枫，在艰难困苦之中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进行艰苦斗争，巩固和发展了淮北的抗日根据地。1942年11月至12月中旬，日伪军集中了7000多人的兵力在淮北进行“大扫荡”，妄图歼灭我新四军第四师主力。彭雪枫率领部队灵活运动，摆脱包围，相机反攻，逐个击破，赢得了这场反“扫荡”的胜利。彭雪枫的这封家书，便写于反“扫荡”斗争胜利的前夕。

这封信共有11个自然段，前3个自然段主要讲述我根据地军民反“扫荡”的战斗经过与战场缴获。彭雪枫在信中详细叙述道：

……首先组织了十一旅的部队，猛袭马公店，一日之夜以二个营兵力袭入马公店，全部鬼子两个中队密集于一个院子里，我英勇战士猛掷手榴弹一百余枚，并以机枪交叉扫射，杀伤鬼子六十余名，实在痛快！冲出来的鬼子，首先是那个机关枪手，被我们一把抱

在展览馆门口，那位画家朋友问“你女儿多大了”，我说：“13岁，上初一。”“我可以给她画一幅速写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太感谢了！”女儿站在初夏的树下，画家用笔开始在速写本上涂抹，人来人往中，画与被画的人都是安静的。

画的过程里，画家夫人笑着说：“你好好画，手别抖。”画家说：“哎呀，人太多了，我有点紧张。”画完后，他说：“把这幅画送给你女儿，她很好看，只是我没画好。”其实他画得非常棒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而且是在被围观的环境下，能画得这么好，非常不容易。

我认识这位画家朋友十几年了，他给身边几乎所有认识的朋友都画了速写，每次画的时候，不是在饭桌边，就是在会议室的角落。他聚精会神地画着，虽然环境的干扰有些影响，但最终画出来的作品都好得出奇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一直说：“没画好，抱歉抱歉。”

我常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年龄都不小了，六七十岁，大多从事了一辈子文化工作，衣着朴素，言语简单，谦虚有礼，与人交往十分客气，对所有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一视同仁。

在热闹的聚会上，他们很少说话，有人过

着黄衣、系红腰带的队员们站成一排，持锣、鼓、钹等，一起打击，“当当当当、当当”“当当当当、当当”，顿号处是极短暂的停顿。

十几根桩子，由低到高，间有错落。一黄一红两只狮子在密不透风的围观中出场。上桩极快，还没看清怎么回事，它们已站在了上面。

先是对视，甩头。再甩时，红狮猛转身，两狮红在前，黄在后。黄狮不动，红狮向前一跃，再跃，桩子绷紧了身子顶住。红狮两条后腿忽然落下桩去，像运动员两臂撑在双杠上那样，双腿悠闲地摆来摆去。围观者先是惊呼后是安静。片刻，收腿，狮身回桩，上肩（狮尾人将狮头人举起，后者半坐于前者头顶），前行几步，落定，回头。

锣鼓停，红狮大嘴翕动，远处的黄狮也翕动嘴巴回应。两狮眨眼，举头，摆头，围观者能猜个大概，是红狮在招呼黄狮过来。

这会儿轮到红狮停，黄狮向前连跃几步，回转腾挪，面向锣鼓队员，探出身子，向地面扑去。一幼童忍不住大喊：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好一个黄狮，居然硬生生振回来，直身，颤颤巍巍，如抖动的弹簧。每个动作都出乎意料，却又在人们期待的圆满之中。

锣、钹暂停，小鼓轻敲，敲出天地之间的一片静，如画作中的留白。两狮对视，甩头，仿佛对自己刚才的表演表示满意。接着低头，跳跃，各自转身，忽而背对背，忽而面对面，舞步变换不定。锣响，忽高忽低，间有镲钹声，两片钹轻轻摩擦，仿佛另一种留白。两狮左看，右看，盯着观众，似等待掌声或互动。锣鼓声声，围观者不由自主跟着节奏打拍子。几分钟时间，一幅色彩斑斓的大画挂在了夜空中。

仿佛另一环节开始，钹声和锣声由低到高，越来越急促。两狮排列，依然红前黄后，一起上肩，向前跃，动作整齐划一，在空中甩出两道曲线。两狮回到中间的桩子

“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”

白 烨

住，先夺过了新的三八式轻机枪，再摘下了钢盔，意图生擒，他坚决不走，终于结束了他。这一仗给敌人打击最大，老百姓轰传得也越发厉害，都说新四军的计策高妙，打仗能干。老百姓总喜欢夸张事实，无论是敌情也好，胜利也好。军区特务营二十六日攻入泗阳属圆圩伪绥靖军两个团的司令部，毙敌一百余名，俘虏十余，缴获步枪九枝，黄大衣多件。这又对伪军是个更大的威胁……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战斗中，部队的信心提高了，敌人的士气低落了，而且定为一个月的扫荡期，也将到了。据两日来的情报判断，敌似有西撤模样。又据本日青阳方向大火，大概要滚蛋了吧！不过对敌今后之不断地给我们以苦痛的事实，无论如何是不应忽视的。

在反“扫荡”斗争的过程和几场战斗经过的叙述中，指挥员的指挥若定和随机应变，战士们的骁勇善战与坚强果敢，以及歼敌与缴获的状况，百姓的反应和战斗的影响等，都有简明扼要的描述。字里行间渗透着反“扫荡”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喜悦，通篇贯注着抗战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与乐观精神。

讲述了反“扫荡”斗争的大致经过后，彭雪枫这才询问待产的妻子孩子出生没有，给孩子起什么名字等：

孩子应该生下来了？这是我最关怀的事！假如生产了，不论男孩或女孩，我提议起名字叫“流离”吧！这倒名副其实，一个很

来敬酒，也只是微笑着喝掉一小口或半杯。我们这些人家了几杯之后往往会喧哗起来，他们也不介意，既不参与进来，也不表示反感，

只是到了特定的时间，就会拱手告辞。往往送他们离开的时候，都会心生歉意，觉得没有照顾好他们，也浪费了一个把酒清谈的时光——和他们聊天，是多人让人安心且能有收获的机会啊。

看到他们，我常想到一连串的名字……我们这一代人，读过很多这些名字撰写的书，也从他们的思想中捕捉过无数的闪光点，但是在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上，确实没怎么学到。但向上、向前寻找，还是会发觉，是有人学到并且践行了的，每每遇见这样的人，我都会感叹并心生敬意。

这让我想起一种鸟儿——燕子。燕子可以飞得很低，但它们的飞行弧线始终都是优美的，它们本身也不会在乎飞得是高是低……在与身边那些低调但又保持风骨的人交往时，我往往会想起燕子。想得多了，竟不自觉地也学会了放低姿态，时常能闻到泥土与沙尘的气息，这也算是一点“近朱者赤”吧。

把姿态降低，真好。

上，再一起上肩，一起落桩，一条腿下探，小憩。锣鼓暂停。围观的人群说话声被夜色放大。

鼓点由轻及重，锣鼓声再起。上肩，擦身而过，交换位置。两狮扭头对视，作交接耳状，甩头、跳跃。两狮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，在四周悬灯照耀下，光芒四射。

这是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上川黄连胜醒狮团的现场表演。如今，上川黄连胜醒狮舞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醒狮舞是有情节的。两狮正舞蹈间，另一红狮已悄悄站在了最前最高的桩上。此狮持一木棍，棍首挑着一把青菜。粤语中，“生菜”谐音“生财”。两狮扭头看见了青菜，此为“见青”。一起甩头、跳跃，做思考状，貌似诧异，此为“惊青”。接下来，鼓点更密，两狮舞蹈更甚。两狮一齐下探身体时，最前面的围观者都猛地后退了一步。

中间桩上也绑着两捆青菜。围观者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醒狮，都没注意到。镲钹声中，两狮弯下腰，摘下青菜，此为醒狮的点睛之笔“采青”。再将青菜放入口中，仰头，一张一合作咀嚼状，此为“碎青”。随后将青菜扔向人群，此为“吐青”，意为将财富和好运气散播给众人。两狮口又各吐出一张巨大的条幅，红底金字，从桩上一直落到地上，一为“身体健康”，一为“万事胜意”。一团白亮的烟火在他们面前燃起，将这8个字映得真真切切。

梅花桩醒狮舞连贯、精炼，下桩亦不虎头蛇尾。红狮在前，连跃三步，身子旋转两圈，稳稳落地。黄狮在后，连跃几步，一个翻身从桩上落下，尤为惊险。

下桩后的醒狮走向人群，绕场一周。狮头的人直立，狮尾的人仍要弓腰，维持着狮子的身形。它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一片沸腾。每个人都伸出手去摸狮毛，感受醒狮的温度，接受好运和祝福。

妙的纪念！不知道你赞成不？或者你会起一个更好的名字。

在信的第六段，彭雪枫告诉林颖，他已读完《苏联红军战史研究》《译丛补》两本书，正在读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。第六段与第七段分别说到读书的问题、苏联红军大反攻的问题。之后，在每段只有一句的嘱咐话语中，才又谈到他对妻子的关切与思念，虽然话短字少，却情深意长：

明天派人到湖东去，连同上次未发的信，大概可以减少你的一点苦寂吧？好好地保重身体！不要多所忧虑！万万千！

我仍健朗如常。今天照镜子，较昔略为消瘦些，许是战斗中精神时紧时弛的原故。……………

如精神许可，希望有长的回信，藉以洞悉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。

这封家信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从它的主要内容构成来看，仿佛是一份“战场简报”或“战地捷报”。彭雪枫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、淮北军区司令员，林颖时任洪泽县妇女部长，他们既是夫妻，又是战友，信的内容以战斗战况为主，既叙述战斗经过，报告战斗成果，又分享战斗喜悦，表达必胜信心，个中充分显示他们二人夫妻兼战友的特殊关系与革命情谊。在这里，火热的战斗与激烈的战事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给孩子取名、阅读文学作品，期盼妻子回信，只是这个



▲中国画《江南清夏》，作者李季侯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l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马 涌

江苏里下河地区，河湾港汊纵横，出门就是水，早年交通基本靠船，男孩必须早早学会游泳。我学会游泳，大约是在上小学的年纪。父亲带我下河，托着我的肚皮，让我手脚划蹬，眼有了点模样，他手一抽，我立即手忙脚乱呛了几口水。如是再三，我终于不沉了，能游出一篙子远。

这就算会游泳了。但这样学游泳，也留下了些“后遗症”。一是学到的基本就是狗刨式，以后改起来很难；另一个就是游不远，开始是一篙子远，后来常去河里折腾，但也就能游两篙子、三篙子。父亲总鼓励我再游远一点，但母亲心疼儿子，也想得开，她说：行啦，淹不死啦。

几篙子的能力是不够用的，可谁又能想到呢？那一年，县里要办一期武术培训班，为期两个月，每个中学出一个学员，这样的好事落到了我身上。县城虽不远，也算是离家。那几天，父母忙着帮我收拾行装。父亲拍着我的肩，让我好好学；母亲反复叮嘱我，不能跟人打架。去县城只能坐轮船，水路60里，我和父亲各拎一包行李，去轮船码头。

码头在镇东南，家在镇北。家门

夏至未至，天气却燥热起来，喉咙似乎堵了一团火，“滋滋”地烧。乡下的老母亲闻讯捎来一包苦瓜干，清火，祛热。“这是去年的陈货，今年的苦瓜正在园子里长着哩。”母亲说。我仿佛看到了菜园里的苦瓜长势正欢，像疯跑的孩子，与风，与阳光，与蝴蝶。

苦瓜，应该是少年时最不喜欢的菜肴了，因为它苦。人到中年，苦瓜又成为我最喜欢的蔬菜之一，也是因为它苦。

苦瓜藤小，叶细，占地不多。母亲让它们屈居在菜园子周边，它们易安家，对肥料要求不苛刻。挖几个坑，点上几粒苦瓜种子，春雨过后，种子就迫不及待地从土壤里探出头来。几缕阳光，几丝微风，它们便茁壮起来。黄花满篱，招蜂引蝶，过时时日，花朵变成了一条条苦瓜，略弯，青皮，

主旋律中的小插曲。但在喜爱读书、盼子降生和企盼回信等方面，仍能见出这个铮铮铁骨的革命斗士内心深处蕴藏的文人的情趣、作为丈夫的挚爱，虽然片言只字，寥寥数语，却也情深意切，令人回味。

彭雪枫的这封写给妻子的信，远远超出了普通家书的意义，实际上成为解读革命夫妻特殊关系的可贵史料，成为了解我党我军抗战历史的重要文献。

彭雪枫于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作战时壮烈牺牲，时年37岁。

彭雪枫与林颖结婚之后的3年时间里，因为忙于各自的工作，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极其有限。不能在一起，彭雪枫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，那就是写家书，用书信来和妻子分享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。短短3年时间里，彭雪枫一共给林颖写了87封书信。在林颖紧张的革命工作中，阅读丈夫写给她的这些信件，想必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。由这封写于1942年的信看，彭雪枫写的这些“家书”，应该不少都像这封信一样，主要讲述战斗的经历、分享胜利的喜悦、传授学习的方法、分享读书的快乐，间或表达对于妻子的怀恋，对于家人的思念。这样一种特别的家书，给予人们的感受也是特别的，正如著名诗人李小龙的诗句所说的那样：“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，忠贞不渝，新美如画。”

口试一下，哗啦扑到了水里。码头上好些人跑过来看热闹。

河面开阔，风很大，浪花拍在河岸上哗哗作响。我站在岸上，目送着父亲劈波斩浪的身姿，直到他渐渐成为一个小黑点。慢慢地，小黑点靠近了我们日常洗衣淘米的水码头，父亲上了岸飞快地朝家里跑。很快，他又出现了，后面跟着的肯定是我母亲。他又下了水，再次变成了一个小黑

父子游

朱 辉

点。父亲的手表在我手上，我像是掐着秒表，心里急。待他游近了，我才看清，他心里是踩水过来的，举出水面的右手手，当然是粮票。

那时候还没有防水袋，否则父亲一定能更快一些。但终究没有误点。父亲把粮票递给我，气喘吁吁地拜托同去的体育老师对我多加管教。体育老师笑呵呵地说，你们这父子俩有意思，一个去学武术，一个游水，这不是李逵和浪里白条吗？我那时晒得黑乎乎的，说我是李逵也没错。围观

苦瓜也是一味中药。母亲60多岁时就上了糖尿病，苦瓜就成了母亲的主菜，甚至用苦瓜干代替了茶叶泡茶喝，一吃喝就是20多年。如今母亲八十有五了，身体还不错。我想苦瓜是大功臣。

苦瓜不苦

葛取兵

苦瓜老了，老得咧开了嘴，露出了内里。鲜红的色泽，是果肉，里面包含着苦瓜的种子，软糯清甜，带着特有的清香。苦瓜从青到黄，再到红色，其苦瓜瓤此时却变得甜蜜，成了少年时难得的零食。其实这是植物的计谋，因为甜美，它们的种子才会被鸟兽带到远方，生根发芽，开启

豺虎；《礼》疾无礼，方之鸱鸹。墨翟非儒，目以羊虎；孟轲讥墨，比诸禽兽”为标杆，总以为自己自己是真理化身，把刻薄当深刻，“世人为文，竞于诋诃”，稍有不同意见，则“次骨为底”。这实在是不可取的做法。

以谩骂代争鸣，原因多多。一者现在是隔空对骂，相隔千里万里，骂了你，你奈何我？纵使上法院提起诉讼，也因耗时耗力，不如回骂几句来得解气；二者是隐身骂，骂人安全系数高，网络是匿名的，即使申请注册是实名，注册之后可以用网名，互相不知底细，故在线下当谦谦君子，到了网上，人就大变，斯文堕地，全无体统；三者，传统媒体有二审制，网络上的审核可能还没有那么严格，所以想说什么，想骂谁就骂，只顾自己痛快，不管他人痛苦。

其实，互联网也是有记忆的。清代张潮说：“不得已而谏之者，宁以口，毋以笔；不可耐而骂之者，亦宁以口，毋以笔。”若容不下不同意见，关起门骂人几句，倒也无妨。但如果行诸文字，公之于网络，只怕不曾骂倒人家，反倒可能把自己刻上了耻辱柱。真正的修养，是内化于心的，不因时空而扬弃，不因隐显而存废。所谓“慎独”，即便无人知道，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如此方可称之为文明人。

金台随感

的众人哈哈大笑。

轮船的水手朝这边吆喝了一声。父亲抱着衣裳催我上船。我的脸上火辣辣的，想对父亲说什么，没等开口汽笛又响了，说什么也是白说。我看见越来越远的父亲在码头上穿衣裳。

去了县城，两个月。马步、旋风脚、乌龙绞柱、长拳、剑术、棍术，武术其实没学到多少，但壮实了。我记着母亲的话，没有打架，只跟别人斗过几次嘴。学校吃得比家里好，但住宿条件不行，要到河里洗澡。我常常鼓起勇气，努力向河中间多游一点距离。

培训结束的那一天，轮船傍晚才靠码头。到轮船码头接我的父母亲没有接到我。体育老师拎拎我的行李抱怨说，这小子不听话，船一靠边就溜了。父母亲满头大汗到家时，我已经在家门口等他们了。我不太会踩水，是仰泳回家的，衣裳举在手上居然没怎么湿，只是头发还在往下滴水。父亲是一个来回，我只是一个单程，怎么着也该可以的，我果然做到了。母亲奔过来抓着我的手，父亲乐呵呵的。

母亲跟我说起这段往事时，父亲在墙上微笑着。

又一片新的天空。

人也是奇怪。年轻时喜欢甜味，到了年长，回到乡下，却爱上了苦瓜和苦瓜藤。观察苦瓜的生长，是少年时的一件趣事。我最喜欢蹲在苦瓜身边，观察它的成长，看久了，再起身，奔跑在畦埂上，抓蜻蜓、捕蝴蝶、捉蚂蚱。如今站在苦瓜架的下面，却是另一种感触。瓜藤的奋勇向上，隐藏着无限的生命力。而苦瓜碧绿，或隐或藏，在瓜叶中摇曳生姿。苦尽，才能甘来。

炎炎夏日，来一盘清炒苦瓜。少许清油，些许精盐，足矣！一箸入口，慢慢地咀嚼，先是一丝苦味在舌尖上洇开，散尽褪去，一丝甘甜凉意渐渐地漾满了整个口腔。

苦瓜，其实不苦。